

【法】保尔·凯尼著

无情的命令

江西人民出版社



PAUL KENNY

CONSIGNE IMPITOYABLE

ROMAN D'ESPIONN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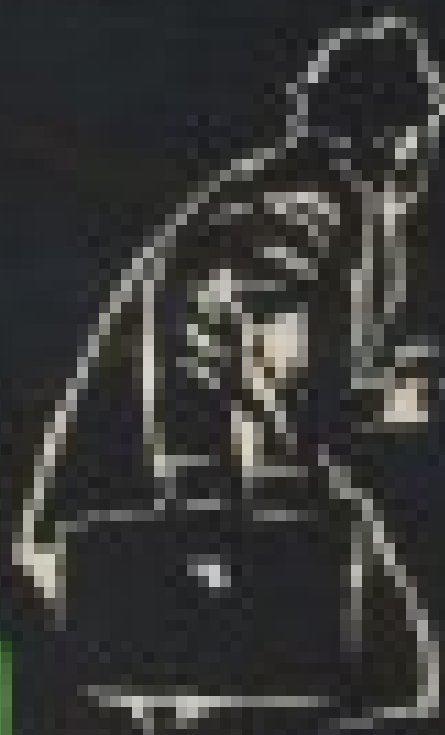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无情的命令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PAUL HENNING
CONSCIENCE UNFOLDAB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无情的命令

〔法〕保尔·凯尼著
韩沪麟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Paul Kennv
Consigne impitoyable
Roman d'espionnage
"Editions Fleuve Noir" Paris, 1958

无情的命令

(法) 保尔·凯尼著

韩沪麟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吉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字数9万

1981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江西第2次印刷

印数: 90,001—180,000

统一书号: 10110·191 定价: 0.74元

内 容 提 要

某大国特务机关发现收买法国谍报机关驻加拿大小组组长一事已败露，决心斩草除根，把这一条线上所有可疑的人全部消灭。他们先后杀死了三名法国谍报人员。法方得知情况后，派出最得力的特工人员哥勃朗为首的特别行动小组，执行代号为“无情的命令”的任务。于是这两个谍报组织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最后在某国有关当局的配合下，终于一举歼灭了某大国特务组织，其头头是伊凡诺夫中校。

本书情节惊险曲折，人物性格鲜明。作者保尔·凯尼是当代法国著名的侦探间谍小说家，他笔下的主人公——哥勃朗已成为法国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第一章

一艘小吨位的黎巴嫩旧货轮“巴呼克”号，在中午前不久，驶进魁北克港，停泊在三十七号码头。甲板上，在中舱的一间狭小的舱房里，有两个人正不倦地玩着纸牌。他们沉默不语，神情阴郁、面色苍白，面对面地坐在一张陈旧的桌子旁，象两个机器人一样地机械地摔打着纸牌，对热闹喧哗的码头，无动于衷。

随着时光的推移，通过镶铜框窗口的厚玻璃射进来的光，也逐渐变弱了。当白天快消逝，而黄昏还未降临时，他们已把窗前的布帘拉上，在灯光下，继续玩牌。

他们虽然仅穿着汗背心，还是流汗不止。在这间简陋的舱房里，空气不流通，烟雾腾腾的，因此格外闷热难忍。

粗一看，两人差不多年纪，四十岁左右，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说他们是赌场东道主和罢工破坏者之类的人都是可以的。而他们魁梧的身材、面部的粗线条、方下巴，却给人以劣等拳击手的印象。他们粗壮发达的上臂肌高高隆起，很是引人注目。

其中一个大汉，不时地拿起摆在桌上的啤酒瓶，灌几口，用手背抹下嘴，又不声不响地摔牌……

显而易见，他们早已对打牌不感兴趣了。他俩阴沉的

表情说明对打牌既无热情，也不想争输赢。

在黑桃心木的舱板壁上，一块挂表挂在齐眼高的钉子上。这是一块德国制造的表，清晰的滴答声不慌不忙地吞噬了无数时日。

挂表的镀金指针指在廿一点四十五分。这时，牌友中一个较粗短，脸色更为阴沉的人，放下纸牌，站起来。

“可以准备了，布弟。”

名叫布弟的人把牌收起，右手紧捏住这叠牌。

“透透空气也不坏，”他以嘲弄的口吻说，“我希望今晚能活动活动，对吗？”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另一个说，有些恼怒地补了一句：“你还不如希望一切都解决得客客气气的，请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吧。”

有一分钟光景，布弟一面思索着这句话的含义，一面凝视着他那只关节骨突起的拳头。

他接着也站起来，略带感叹地说：

“你看，阿兰，年纪大了都这么说，其实心里想的却相反……你把我召到你的部门来已经七个月了，你总这么说：不要动武，不要暴力，不要出丑。但我向你发誓，这是不可想象的。十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也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

阿兰正要取下挂在衣架上的衬衫。他停住了，毫无表情地看着布弟。

“听着，伙计。”他的声音很低，略带嘶哑，“我当

时推荐你这个工作，考虑到你的名声好。我看你几个礼拜也不说一句话，这种性格很重要。现在你变得叽叽喳喳的，你得好好考虑考虑。这是一项特殊工作，完全特殊的工作。我们只要做到两条：服从和不出头露面。至于其他，老板为我们考虑得非常周到了，连小孩子也能完成得和我们一样好。我们安安逸逸的，到月关饷，小日子过得又舒适、又有乐趣，你还要怎样呢？非得舞拳玩枪不行？那样的时代结束了。这些玩意儿让别人去干吧。假如你认为别人说我老了我不甘心，那你错了。现在我所想的是，让我安静过日子，前途有保障，积一笔钱，穿着讲究。这就叫作享受生活。不知你理解我说的话没有。”

他满意地欣赏着他绸衬衣的上等衣料，把它穿上，顺平；这时布弟深思着，无声地晃了几下脑袋，慢慢地咀嚼着他的老伙伴阿兰刚才说的话，现在他已是他的上司了。

布弟很快准备就绪。他仔细地审视着他的45型自动手枪，把它放在左腋下的细牛皮枪套里。

阿兰趴在舱房的地板上，从双层床的床肚里抽出一只黄色手提箱，用一把镀铬钥匙把手提箱打开，在杂乱无章的衣物和漱洗用具的下面，找出一本黑封皮圣经，磨损了的书脊的秘密机关里，藏着一根透明的赛璐珞管子，他从管子里取出一片紫色药片，放在淡灰色上衣的右边口袋里。

接着，他又取出一只塑料剃须盒子，然后重新关上手提箱，把他推回床底下。

他把塑料盒放到舱房角落的小洗脸架上，从里面拿出

一瓶软包装的旅行香水，把它放在上衣的左边口袋里。

五分钟以后，两个人穿戴着旅游者标准服装，离开舱房。三、四个水手在舱房过道上忙着，他们不屑一顾，径直上了三十七号码头。路灯射出的光点一望无尽，最终消逝在夜色之中。空气是湿润的，一层薄雾——秋天的报信者——笼罩了港口。港口之夜，并不忙碌，在仓库旁，几辆卡车驶过，一台吊车移动它巨大的铁臂，有一些工人不慌不忙地往来于库房之间。

一艘拖轮，向圣-洛昂河上游驶去，汽笛发出沉重的嗡嗡声，划破了夜的宁静。

阿兰和布弟用不了多久就踏上了桑伯兰^①大街。在左边，城堡两边的城墙已成为历史陈迹了。不一会，两个“游客”走到弗洪脱那克城堡广场，这里气象万千。在聚光灯的照耀下，著名的城堡骄傲地展现出它那威严的建筑：它的塔，它的钟楼，和它那高耸的琉璃瓦顶盖。这座中世纪城堡屹立在河岸的端点上，俨然象个哨兵保卫着魁北克城，以防备一切进犯之敌。它让人回忆起昔日战场上的英雄史诗。

事实上，这座巨大的建筑物（它的历史还不到一个世纪），仅仅是一所有七百个房间的高级旅馆。阿兰现在正是要到弗洪脱那克城堡的一家酒吧去。在离桑伯兰塑像的几步远，有四个亭子点缀着广场。阿兰的同伴就站在其中一

① 桑伯兰（1567——1635）法国殖民者，于1608年创建魁北克城。

个亭子的荫蔽处放哨。

在酒吧的柜台旁，一位身材高大、肥胖，血色很好的客人在等着阿兰。他的外表敦厚，胡须雪白，五十五岁光景。这两个人一见面，便相互热情而随和地打了一下招呼，之后，那个风度翩翩，脸颊绯红的大个子便邀请喝酒。

侍仆在客人面前放下两杯布蓬酒^①，便退回到角落里。阿兰向年长者送了一个询问的眼神，那人把声音压得很低地说：

“我的联络员并没有把他的消息带给我。我认为他不准备继续谈判了。”

阿兰表示关切并赞同他的说法。那人理着他那英国绅士式的白胡子，略带激动的语气继续说道：

“限期在今晚九点，没什么可等待的了。我们可以把事情顺理一下，按通常的习惯把这件事了结掉。”

阿兰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端起酒杯，一口气喝下一半。之后，他用一只外壳是黑鳄鱼皮做的高级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若无其事地走到柜台后面墙上的一面镜子前，欣赏着自己的仪容。这时，酒吧里客人寥寥无几。喝完胃酒的时刻过了，但对夜游神来说，为时还尚早。

阿兰吸完烟，整了整领带，低声问他的朋友：

“还是如前所约，在朗日里埃大街拐角？”

“对，如前所约。”

阿兰把酒干了，向对方投了最后一瞥，然后离开座

① 美国产的威士忌。

位，走了出去。

他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在亭子旁边找到了布弟。

“走吧，”他说，“那家伙泄气了。”

他们于是肩并肩地向左拐弯，朝圣脱-阿奈细长的林荫道上走去。在这条路上，灯火明亮，带着黄连木色或木犀草色的美国大轿车呼呼地穿梭而过。

布弟贪婪地呼吸着夜的清凉的空气。他的一对蓝眼睛不时异样地凝视着什么。

约那当·斯脱拉贝住在魁北克城的西北角，靠维克多公园二、三百米远的圣·夏赫勒河边上。这条河在这里绕了一个大弯子，向东滚滚而去。

斯脱拉贝是民防技术组的工程师，不属于部队编制。他身材颇长，精力充沛，为人尖刻，相当聪明，头脑冷静而老于事故。虽说已四十二岁了，还是坚持过独身生活。他象一个看破红尘，超凡脱俗的人一样，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以宽容和轻蔑的眼光去对待。

然而他有两点是看错了：他自以为很谦虚，但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却无限自豪；他真心诚意地说，死，只是一种机械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完全正常的现象，但是，当他一想到人体永远消失在虚无缥缈之中，又暗自恐惧，继而绝望。

这两个错误看法使他和现实格格不入，但为科学所肯定的正确的一面，对他日常心理的平衡，起了不可或缺的补偿作用。

他的别墅（带家具租用的）在圣·安布阿兹大街四角处，附带着一个绿荫覆盖，杂乱无章的大花园。

晚上十一点钟，在静谧的别墅里按约定的间隔时间，响了四下铃声。工程师立即在带脚的烟灰缸里熄灭了刚点燃的香烟，起身离开起居室，走过黑白相间的磁砖走廊，打开房门向台阶走去。

借助街灯微弱的光线，在花园的门口，他看见一个身影，但分不清是谁。

他犹豫片刻，把右手伸进裤袋，握住自动手枪的刻格枪托，打开保险，走下石级。向一扇小铁门走去。

“是谁？”他停在离围墙两米远的地方问道。

“晚安，斯脱拉贝先生。”阿兰嘶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我从您的朋友华里斯那儿来。一刻钟之前，我曾打电话给您……”

“哦！”工程师小声的惊呼了一下，随即打开门。

他把客人引进别墅，带进会客厅。走进会客厅时，阿兰沉着自然地问道：

“您一个人吗，斯脱拉贝先生？”

第 二 章

拜访者提出的问题在约那当·斯脱拉贝的嘴角上引起一丝苦涩和不信任的微笑，这是工程师惯常的表情。

“是的，”他说，“您放心吧，我一个人。我在星期二晚上总是一个人。戴奥·华里斯把细节告诉您了，我想没错吧。”

阿兰也无心去回敬工程师言语中揶揄的含意。后者打开了黄檀木小酒柜的两扇门，彬彬有礼地问道：“要杜松子酒，苏格兰上等白酒，还是加拿大威士忌？”

“谢谢，什么也不要。”阿兰抱歉地说，一面不露形色地窥伺着安静的别墅。他又作解释似地补充了一句：“我很忙哪……”

“随您罢。请告诉我，您刚才在电话里说的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戴奥·华里斯恳切地请求您就在今天晚上把所要的情报交给我。这就是作为交换条件的密信。”

约那当·斯脱拉贝站在烧煤气的壁炉前面，为自己斟了一杯上等烈酒，悠然地欣赏着它的金褐色的色彩。他的温和平静的举止并不能完全掩饰他那自卫提防的不安的心理状态。约那当·斯脱拉贝对那个所谓特使递过来的白色信

封，他毫无反应。他连眼睛都不抬，问道：

“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我怕在电话里没听清楚。”

“没什么可听清的。”阿兰冷冷地说，“我本没有自我介绍，我没有名字。何况，即使我有个名字，也于事无补。请您收下这个信封好吗？”

“不。请您交还给华里斯，并请您亲口把我的最后的口信带给他：他要和我共事的愿望，我领情了。认真地说，我并不是你们所需要的人。”

时间仿佛停住了脚步。在这幢孤零零的房子里，一阵静默的压力却突然变得具有威胁性的了。

“这可能是您的意见，”阿兰终于尖声地说道，“但不是我们的。”

他把信封塞进口袋又说道：

“十天前，事实上您已经和华里斯说定要加入我们的组织，为什么又反悔？”

“在这件事上我不想作解释，不论和您、华里斯或者任何其他人。”

阿兰的破嗓子更嘶哑了，他说：

“我必须强调，斯脱拉贝先生，您不能毫无理由地一推了事。我顺便告诉您，我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您可以和我密谈……”

“很遗憾。”工程师回了一句，口气不给人以回转的余地。

他一口气干了杯，把空杯放在酒柜上，果敢地回答了对话者的挑战。阿兰脸色阴沉，认真地说：

“您太倔犟了，斯脱拉贝，过份倔犟了。如果别人告诉我的话是真的，就是说，您也是同行的话，那末您应该懂得，要解决我们之间的这类事，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是必不可少的。您断然拒绝的态度，使我们处于难堪的境地。”

“您应该习惯这样的处境，对吗？”工程师说话有点张口结舌的，但为了表明他并不害怕，语气里还带着嘲弄的味道。

他看见阿兰向他的下身扫了一眼，仍用嘲讽的口吻说：

“既然我们都是干情报这一行的，我想也无需和您讲明，万一我遇到不测，对戴奥·华里斯也罢，对所有他的朋友也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说‘他的朋友’您理解这层意思的吧？”

“很清楚。但不用害怕，没事。”

阿兰说这些话时，微微地挥动了一下手，表示异议。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陷入沉思。他的紧张的表情慢慢转变成一种安于从命和温顺的样子。

“您瞧，斯脱拉贝，”他在屋内踱着步，感叹地说，

“我不知道华里斯是怎样向您介绍我们组织的情况的。在我们这儿，重要的是自由。我们不强迫任何人。每个人干他自己的活，领他一份钱。假如某个人厌烦了想退出，那就请便呗，不会出事的。唯一的规矩，是相互之间不拆台，并能严守秘密。”

“这些规定好极了，”工程师赞同地说，“至于我，

我决定免了吧。”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影响您。”阿兰用坚定的语气说，

“既然您不愿意继续和我们共事，这是您的事。虽说遗憾，但有什么办法呢。”

他耸了耸宽厚的肩膀，用近乎亲昵的口吻说：

“何况，经验证明，一个组织成员不甘心情愿地干，也做不好工作。这是显而易见的。”

他向门口走去，又转回身来说：

“我相信您的话：您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您，我从来未踏上您家的门。”

“一言为定，”斯脱拉贝应允地说道，“请代向华里斯问候。我希望他不会因为我今晚的谢绝而耿耿于怀吧？”

“没问题！相反，您一直对他很讲义气。您早就可以整他而您没有这样做，不是吗？既然你们属于同一个法国情报网，他也是很冒风险的。”

“我欠他的情。一九四三年，在很危急的情况下，他救过我的命。”

“这是一个第一流的伙伴，”阿兰说，口气象行政院的院长。

说完，他抬了抬手，向斯脱拉贝表示敬意。工程师走在阿兰前面领路，他为能得心应手地驾驭了这次微妙的会谈而颇为得意。他打开房门，走下石级，在两边长满野灌木丛的花园小径上走了几步。

阿兰用他的打火机点燃了香烟。刹那间，一个黑色的

庞然大物猛地扑在约那当·斯脱拉贝的背上，一只粘呼呼的大手封住他的嘴。

斯脱拉贝中了阿兰的计，措手不及地掉进陷阱。他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就被麻醉药熏倒，大力士布弟戴的泡沫手套上浸透了这种液体。

几秒钟以内，这三者都木呆呆地钉在那里，好象竖在花园里的一座雕塑像。阿兰敏锐地审视着别墅和圣·安布阿兹街周围的动静，布弟早已把牺牲者捆绑起来，支撑着他，另一只手捏住堵在他鼻子和嘴上的麻醉纱布。

“好，一切顺利。”阿兰嘘声嘘气地说，“我关灯后，你再进来。”

他回到别墅，关掉衣帽间的一组灯，以免灯光反射出来。

布弟侧转身子，把瘦长的约那当·斯脱拉贝扛在肩上，快走近屋内走廊时，他把右手上的手套脱下，扔在石级上。

阿兰关上门，打开灯，把肩负重担的布弟带到地下室。他们把工程师放置在水泥阶梯的最低一级。

地下室有三间。地面铺着水泥，墙上胡乱地涂了一层泥石灰。一间地窖作解手用；另一间是锅炉房；第三间面积最大，斯脱拉贝把它作为实验室。工作之余，在里面搞些小试验。

阿兰察看了整个地下室，又登上正房，仔细地观察整幢房子，包括阁楼在内。

布弟坐在地窖阶梯的最低一级上，凝视着工程师铁青